

编读·译文

欢迎投稿:qlwbdz@163.com

评报员之窗

错了就改

●8月2日A12版《枣庄开通省内首条城际BRT》第四段:“22:00-22:00自古城外停车场每半小时开行一班”,前面“22:00”应为“20:00”。

●8月3日封二《故宫,你受累了》四段四行:“讲原因,讲委曲”,“委曲”应为“委屈”。

●8月3日A4版《故宫破损瓷器被疑赝品》第四栏:“一间釉水稍微好的就是现在损坏的这件”,“一间”应为“一件”。

●8月4日B3版《七月七掐谷吃》第一段:“六月六,看谷绣”,“看谷绣”应为“看谷秀”。

●8月5日A9版《大货车“长”在楼内20个月》第四段:“幸亏当天活少,早早关门营业”,向中“关门营业”应为“关门停业”。

●8月5日A22版《中国体育的冰山一角》第三栏:“王濛在国家的声望跌倒了谷底”,“跌倒”应为“跌到”。

●8月6日A15版《日本前外务大臣争议访问》第一段:“以国会议员身份前往日本与俄罗斯存在领土争议的岛屿之一择足岛访问”,“择足岛”应为“择捉岛”。

(感谢读者陶玉山、王婷、张召来、胡安东、郑飞雪、解伟、郑茂伟的批评指正)

高晓恩:8月2日A4版《红十字会总会回应公众质疑》,把钱捐给红十字会,就是相信它能很好地用捐款救助更多的人,希望每一分捐款都能扶危济困,爱心到家。

编辑者说:红十字会总会玉树督查费用需要583万,这是他们公开承认的。爱心捐款捐到这么一帮人手里,你们放心,反正我不放心。

林荣耀:8月3日A22版《省城民营书店现状艰难》,报道很好,给出不少发人深省的信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店倒闭风潮是退步的象征。高等教育普及率飞速上升,GDP数字也是“马蹄疾”,人们的读书率反倒逐年下降(估计),说明社会一定得了什么病。

编辑者说:国家大搞文化建设,民营书店不断倒闭,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

张洪雷:8月8日A8版《打工仔手术费不够被强拆线》,已经缝好伤口打上石膏的手指,因为付不起手术费,又被血淋淋地拆线了,这种残忍让人心痛。医院的这种做法丧失

了最起码的医德,你的医者仁心何在?你救死扶伤的义务何在?

编辑者说:对于记者提问,负责手术的“贺医生”只回答了价格依据,并没有回答他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高晓恩:8月8日B6版《“二选一”的蹊跷判决》,一个案子两份判决,还让受害人选择,真是太可笑了。希望本报能继续跟踪调查这件事情,不要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编辑者说:“葫芦僧判葫芦案”,这种判案方式古已有之,今亦有之,将来还会有之。其实当事人当年奋起的举动有些盲目,现在他自己也后悔了。

韩朝晖:8月9日A5版《山西醋“勾兑门”是场乌龙?》,什么酿造,勾兑,老百姓对这个也不懂,只求自己的良心和老百姓付出

了最起码的金钱。

编辑者说:爆料人最终辞去醋产业协会副会长职务。真假且不说,反正我慕名买过山西陈醋,吃起来口感很差,从此再也不买了。

李玉美:8月9日A8版《省城23名烟民被行政拘留》,初看题目,感觉因吸烟而被刑拘有点小题大做,看过内容才了解到这些人都是在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而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吸烟事小,但它存在的安全隐患,有可能造成的损失却是无法估量的。希望有关部门加大检查力度,能把该活动长期坚持下去。

编辑者说:抽烟引起的火灾,大约占到火灾总数的20%,有些厂房爆炸、森林大火,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烟头引起的。现在这么做很有必要,比单纯宣传造势好很多。



戏迷百相

锣鼓响起,琴声悠扬,好戏就要开场。戏迷们翘首以待,人人脸上都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拍客 元玉泉

读者报

救人图片好

8月3日笔者晨练归来,见报摊前聚集着不少人,被晚报封面的大幅救人图片所吸引。被困龙洞山的六口之家历经艰难终于脱险,在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晚报的社会感召力也不言而喻。

读者 张家善
人命关天,何况还是一家人。早饭后进山,晚饭时还没找到出山的路。这样的事故,怎能不揪人心?民警、消防员冒雨施救7小时,终于把老两口人带出山。这样的结局,怎能不温暖人心!两位女记者用笔和相机,记录、捕捉了救援的艰难和惊喜,也抓住了读者的眼神。 编辑 王健

这首“歌”动听

8月4日A5、A6两版分别以《圆梦》、《天伦》为题,报道涂行善夫妇拾金不昧的经过,十分亲切自然。如《天伦》导读最后一句:涂老汉曾说,回家也没啥留给孩子的。我们要告诉他:“您已经把最宝贵的品格留给了他们,留给了我们”。

寥寥数语,“凡人歌”的优美跃然纸上。 读者 吴敏

在任楼村,问起涂行善很多人都不知道,但说起拾钱的老人,每个村民都能说出点事情的原委。老人爱笑,这样就有7月29日那张老人开怀大笑的照片。金乡县医院与商丘市医院要给老人免费做手术,被老人再三拒绝。老人那句“不能再花国家的钱了”,足以让人思考良多。老人的品德和自我坚持的一些东西比拾金不昧更有分量,在窘迫的生活下不低头,不丢份,靠自己,虽然被贫困的生活磨掉了许多,但亲情面前,老人的情感也会瞬间迸发。

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经历和情感,整个采访中,记者收获很多。 记者 黄广华

钢笔

作者:杰拉德·冯克(德国) 翻译:王艺

祖父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物件中,有一支旧式灌水管笔。其上并未标识耐克或百利金(注:德国著名钢笔品牌)的商标,也并非富有收藏价值的款式,而只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无名产品。

我曾为之更换过新的镀金笔尖、储墨囊和吸气阀,以使其重有用武之地——但是,我很少用钢笔,因此墨水再次干涸,胶皮脆化开裂之后,它回到了陈列于墙架的装饰品行列。当我坐在书桌前,抬起头时,它就会进入我的视线。

它有着黑珍珠般的光泽,随着光线强弱或明或暗,几毫米厚的外壳由两种材料黏合而成——工业塑料和涂蜡的贝壳材质,所以笔身流光溢彩,仿佛某种能量环绕四周,能够照亮一切黑暗。它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与笔帽咬合的螺纹凹槽处刻着一个名字,字母极小,肉眼几乎无法发现,部分已经磨损掉了。那不是我祖父的名字,也不是一个德国人名,而是英国或美国人名:F·亨德森。

这支钢笔是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带回家的,因此它大概属于一个英国或美国士兵,它如何成了我祖父的东西?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祖父曾参加过这次战争,我还知道,他曾负责验收农产品,为“大德意志的扩张”服务。他曾是个军医,驻扎在希腊南部某个在当代地图上仍标识为阿卡迪亚的地方。

“帕特雷”和“伯罗奔尼撒”这样的名词至今仍然会在我耳边回响,就像一块巧克力在舌尖慢慢融化。它们在我的记忆里并不与牛奶和蜂蜜相联系,也不与幸运泉边裸

身的仙子和半羊人相关联。它们唤醒我对于晴朗天空下干旱的山丘,以及阳光下反射着各种色彩的灰尘的一切印象。

故事的其中一段因此清晰起来:军营中躺着的伤员,因身体残破而发出痛苦的呻吟,在他们之间穿梭着一个年轻的希腊女孩。她还有着某种特别的身份,也许和那些本地的秘密抵抗组织有极深的渊源。这个猜测并不能确定,因此她被我军派人暗中监视着。但我那些朴实的士兵们深深爱着她。他们策划了一次秘密的行动,在女孩被抓捕之前将她带出,藏在了某个山中的隐蔽处。我的祖父也参与了这个行动,并因此被处罚,剥夺了晋升的可能。

我手中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祖父站在乌云笼罩下的雅典卫城前。我一次次注视着这张照片,祖父和两个朋友挽着胳膊,微笑着。这种超越国界的、自由的微笑让我想起,在那个时代,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在燃烧,在爆炸。

有时候,照片会在我的视线中渐渐模糊,我不再注视祖父的表情,而是看着那个美丽的希腊女孩,她的长发在风中飘舞,头戴着一名男子的肩膀微笑着。这样的幻象瞬间出现,又倏然消逝。

故事的另一部分祖父曾向我提及,但在我的记忆里,只剩下了一些互不联系的镜头。

如今,被留下的只有这个小小的物件——这支现在属于我的钢笔。它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与逝去的生活紧密连接。它看起来有某种吸附力,它的材质仿佛能从空气中收集那些微小的分子与尘埃,但我无法从中读出其中包含的过去。它仿佛在逃避我,愈加易碎,愈加黯淡。也许那些它见证过的痛苦,是我唯一能找到的东西。

祖父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物件中,有一支旧式灌水管笔。其上并未标识耐克或百利金(注:德国著名钢笔品牌)的商标,也并非富有收藏价值的款式,而只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无名产品。

——在风中猎猎作响的土黄色帐篷;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德国军官在宣布军事法庭的判决;流尽的血液凝固在沙地里,而那个美国或者是英国士兵身上发生的事情,我却怎样也无法想起。这些仅存的画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脑中也逐渐黯淡,失去了它的清晰和色彩。

当祖父晚餐后说起这些往事时,我大概只用半只耳朵留意过。一些别的玩意总是更吸引我。几年前祖父过世,我无法向他追问了。他在棺中长眠,双眼闭合,双唇微闭,仿佛仍在品读“帕特雷”、“伯罗奔尼撒”这样的词语,然而他不再讲述什么,他带走了他的故事。

如今,被留下的只有这个小小的物件——这支现在属于我的钢笔。它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与逝去的生活紧密连接。它看起来有某种吸附力,它的材质仿佛能从空气中收集那些微小的分子与尘埃,但我无法从中读出其中包含的过去。它仿佛在逃避我,愈加易碎,愈加黯淡。也许那些它见证过的痛苦,是我唯一能找到的东西。



去掉八月

作者:戴维·佩罗兹(美国) 翻译:史曙辉

八月是模糊的,它有30天还是31天?许多人必须背一下月份规则才能搞明白。

日历一直是不断变化的,八月本身就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发明。

公元前46年,作为一次大范围历法改革的一部分,尤里乌斯·凯撒给古罗马的六月(一个古老的29天月份)增加了两天。在继任者奥古斯都·凯撒统治时期,元老院又投票将六月的名字改成八月(正如这之前尤里乌斯·凯撒时期,元老院将五月更名为七月)。

八月是日历上的密西西比河,它出奇地炎热和潮湿。它有一个暗淡的历史,没有什么好事情曾发生在这个时候。

在八月,两颗原子弹降落在广岛和长崎;在八月,写《安妮日记》的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被纳粹分子逮捕。八月是所得税第一次被征收的日子,八月是“猫王”和玛丽莲·梦露去世的日子。

在八月,暴徒和独裁者认为他们做坏事得逞的几率比较高。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8月,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可见,八月是一个政变和暴力犯罪流行月。

为什么偏偏是在八月呢?可能是因为八月一到,坏人们就估计我们都专注于度假和潮湿,而遗忘他们了。

八月是美国文化中的巨大沙漠。这时候,书商们都停止发行书籍了;电影院则一天到晚放电影公司没敢在六月推出的糟糕动作片;电视上全是重播节目(或者更糟,是《欲望都市》的新续集);报纸上的体育版也缩减了,有的甚至化为乌有了。

八月因政治而生,也可以由政治而灭。这里是一个“八月改革”的框架。首先,我们应该割去八月的头十天给七月,这样就可以加长超过一周的假期狂欢。九月将得到八月的后十天,以安抚那些急不可耐要回到严肃工作中的人们。八月本身将保留十天。

至于那个第31天,它将会被指定为任何一个月份的独立假日,或许它将会落到新八月的第十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之后,以庆祝这个最无价值月份的结束。

译文

编辑:李皓冰
邮箱:lhahbing@qlwb.com.cn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containing stock market data, including stock names, prices, and changes.